

津城夜韵

胡炳根

夜幕之上,银河显影。
海河化作一面水镜,恰似银河自九天垂落,铺展在天津这座城市之中。
随游船犁开一片星河织锦,一场时空之旅便从这里启程。
天津之眼是建在永乐桥上的摩天轮,与桥融为一体,向着天空伸展,将上千吨钢材锻造成笔锋,画出一只通明的“眼睛”,也写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“人”字,刻入了大地的掌纹。
“人”是汉字最简洁的筋骨,也是天津最深邃的密码。
天津因运河而兴,曾几何时,纤夫弯身如弓,在他们的背后,漕船列阵如鳞、帆樯连缀相接,无论是南来的稻米,还是北上的盐包,都在浪尖相拥,牢牢抓住一国的命脉。
当帆影压低暮色,老匠人将运河水的粼粼波光研入赭石,刻刀在本地所产的杜梨木板上游走,画笔在南来的宣纸上细细勾勒;那是钟馗衣角的墨晕,是孩童们嬉戏时争夺的莲蓬,是一尾在时空中游弋的红鱼……千年古镇杨柳青,因这条水道孕育出了独特的年画艺术——木版套印、手工彩绘,这里家家会点染,户户擅丹青。
代代接力,生生不息的天津人,将万千脊梁弓成桥,汇聚万千星火焊成钢缆。那些在史册中显现或湮没的姓名,共同绘就了天津的基因图谱。
在海河上,只需随游船前行,就可以同时完成时间与空间的转换。西岸,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群天后宫面向海河而立。迤西百米之地,是天津卫城。卫城中心的鼓楼飞檐走兽、雕梁画栋,楼内悬有一口大钟,早晚敲响108下,以司晨昏、启闭城门。天后宫大殿之上,月光沿虎殿顶的琉璃瓦缓缓流泻,鼓楼歇山顶的飞檐刺破云层。
河流是天津建城设卫的地理基础与初始动力,回溯历史,海河仿佛化身为一台留声机,鼓楼的钟声化作了城市生长的节拍器。从军事要塞到商贸重镇,渐强的号角声与时代同行,直至进入新的变奏。
海河的晚风吹来,耳边依稀传来《送别》的旋律,让人不禁想起,天津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桑梓之地,也承载着“卅年老天津”严复的碧血丹心,他以译笔作舟楫,成为思想之河的摆渡人,让一部《天演论》自津门绽放出启蒙之光。
月光是永恒的刻录针,将六百年卫城的史诗刻入老唱片的密纹,前行的游船仿佛就在此时驶入了历史的变奏曲。
津门,在此刻化作一扇时空之门。津塔的玻璃幕墙与对岸意



大利风情区的红色屋顶隔河相望,仿佛进行着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。
梁启超在饮冰室内振笔疾书,将凝结半生的思考化作一页页手稿,此时的马可·波罗广场则见证了文明的进程。
砖红色小楼收藏着剧作家曹禺的童年。在这片土地诞生的《雷雨》,将古希腊悲剧艺术与天津地域文化相结合,被称为“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”。
“万国建筑”镶嵌在城市的肌理之上已走过百年,构成了津城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。而天津人则用智慧的双手,将舶来的建筑语法改写为新的篇章。
这是天津奉献给世界的文明方程式;当对立化作对话,当并置升华为共生,那些斑驳的历史坐标便会自动重组。
世纪钟,是天津本土品牌“海鸥”的杰作。1955年,天津手表试制组的四名工匠用最简陋的仪器,为手腕上的精密仪器装上了一颗“中国芯”。新中国第一块机械手表“五星表”的嘀嗒声时刻提醒着我们城市脉搏的跳动。世纪钟的齿轮咬合过去与未来,这座超过170吨重的时间机器早已成为天津工业文明的图腾。
而天津的工业基因来自更久远的传承。桥梁,不仅是海河上独特的建筑景观,更是这份传承的最佳叙述者。那些由钢铁淬炼、开合自如的桥梁,也曾见证过海河上水运的繁荣。
每座桥都是海河写给世界的诗行。

金钢桥作为海河上修建铁桥的开端,蕴含着近代中国自强的决心;北安桥以西洋古典风格展现着中国的传统元素,体现了城市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;大沽桥的双拱则寓意着日月同辉之下的美好未来。

此刻的解放桥正在舒展它的钢筋铁骨。这座双叶立转式开启桥诞生于1927年,透过百年钢梁投下的桥影,仿佛看到时光倒转,满载财富的货轮在此穿梭,留下一个个关于勇气、智慧和梦想的故事。
而眼前那扬帆而来的“巨轮”,则是被称为“海河之母”的赤峰桥。近代百年,海河由繁忙归于平静,架于海河之上的数座桥梁既是海河曾经航运史的缩影,也成为如今天津最美的风景。
夜风中,解放北路的梧桐树沙沙作响,似在翻动金融史册——从银行大楼到洋行、商行,从外资机构到民族资本,这条路曾见证无数金融机构的兴衰变迁。科林斯柱廊间,一片片梧桐叶悄然飘落,仿佛在讲述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生命故事。
海河的粼粼波光映照着城市的经纬:那是京杭大运河文脉的千年传承,是半部中国近代史造就的文明基因,也是九河奔涌入海的澎湃交响。
就在此刻,海河显露出最深邃的隐喻——古与今、内与外,都在柔波中融为一曲动人的和弦。

金钢桥如钢铁巨人般扬起臂膀,永乐桥上的摩天轮转动着都市童话,解放桥于开合之间吞吐着百年的风云变幻。桥洞下,小提琴的演奏悠扬婉转,与广场舞的旋律交相辉映;桥面上,忙碌的外卖小哥与散步的游人擦肩而过。此间烟火,不似江南水乡的婉约,亦不同塞北的粗犷,自带着津门独有的豁达与闲适。

新潮激荡,大河重生

游船拨开夜色,桥边乐声阵阵,海河仿佛化身流动的艺术长廊。无人机编队掠过津塔,在夜空绘出智能城市的未来蓝图。高校实验室内,新一代“海河工匠”调试着深海机器人;天津港“智慧零碳”码头一片繁忙,更多国产汽车通过这里驶向南美等新兴市场。
新开街不久的潞河督运巷,生动再现了二百年前的天津街景和烟火人间。年轻人身着汉服在古文化街打卡拍照,手中的珍珠奶茶与旁边的龙嘴大铜壶相映成趣。这种古今的碰撞,恰似海河与渤海交汇,清浊激荡却终归相融——传统在解构中重生,现代在回望中超越。
这条河,始终以开放的胸襟接纳每一场潮汐,在涨落间保持着自己的呼吸节奏。游船驶过,河岸的楼影随水波轻轻晃动,很快便重新恢复了挺立之姿,恰如这座城市在时代更迭中始终保有的从容气度。
大河汤汤,不舍昼夜。夕阳的余晖将津塔的幕墙染成金色,“九河”故道渐渐沉入苍茫暮色。站在海河之畔,耳边仿佛传来几百年前漕运的桨声,与此刻海河游船的气笛声在历史的长河中交叠、碰撞。

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)每年征收400万石左右粮食,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通州粮仓在乾隆年间可储粮400万石,是京城粮食供应的后盾。
天津机器局的创办拉开天津近代工业的序幕;袁世凯设立北洋银元局,机器轰鸣中奠定了近代北方金融基业。曾几何时,临河而建的利顺德饭店见证着历史风云,中外名流往来不绝。劝业场绚烂的霓虹灯招牌与周围商贩的叫卖声构成了“华北第一商埠”的繁华图景。中国大戏院里名角云集,传统津菜八大碗醇厚飘香,海河时鲜四季流转,共同谱写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鲜活记忆。
“一条海河观光带,半部中国近代史”,这条河映射出天津人的精神底色:漕运鼎盛时商海弄潮的智慧,洋务运动中取法西学的胆识,“南陈北李”的旭日东升,“觉悟、革新”的五四风云,根治海河、引滦入津的豪情壮志,改革开放的创业故事,新时代千万海河儿女谱写出河海文化的壮丽篇章。

河启新章

今日海河,既是本地人的“城市客厅”,亦是游客心中的“文化地标”。这条河流早已突破地域限制,成为流动的文化符号。
人间四月天,“‘桥’见海河邂逅浪漫”音乐汇如期开幕。万国桥畔,民乐演奏家与电子音乐人演绎跨时空对话,《金蛇狂舞》的炽热情怀与《拿波里舞曲》的异域风情交替上演,无需门票,不设座席,看风景的人,亦成为海河岸边新的风景。
摩天轮下,“相声游船”迎送八方客,年轻的讲解员执快板道来:“右岸古文化街,泥人张传人正塑‘津门十景’;左岸李叔同故居,艺术大师正是从此启航东渡……”
六百年潮汐往复,海河的每道波纹都可看作城市的年轮。当两岸灯光秀点亮夜空,古老河道焕发新生,这是独属于天津的河海津韵,书写着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传奇。

河润津沽

刘连松

一川碧水贯长空,九曲烟波入画中。海河,自太行山深处蜿蜒而下,携千年风尘,以母性温柔哺育着两岸生灵,以雄浑魄力铸就了一部流动的史诗。晨雾中,艄公的号子伴着鸥鸟齐鸣;暮色里,渔火同星斗共醉。这条河,是地理的分界,亦是文明的纽带,将农耕与商贸、庙堂与市井、古韵与新声悄然缝合,织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文化长卷。

河脉如史,涛声载道

七百多年前,元人开通漕运,海河始成京畿命脉。粮船如梭、盐帆蔽日,三岔河口处,桅杆林立、货栈连绵。码头石阶上,南来北往的脚夫身背麻袋,滴落的汗水浸透青石板。河岸边的龙王庙香火缭绕,船家叩首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天后宫的戏台锣鼓喧天,是百姓为妈祖庆祝生辰。



在天津人心中,海河孕育了津“独特的河海文化,既见证了城市的发展轨迹,也倒映着时代变迁的光影。

河塑城形

海河干流全长73公里,在华北平原上展开如一把折扇——永定河、大清河等五条支流作扇骨,冲积形成的天津城如扇面般舒展。九河入海,并非

河水滔滔,淘尽无数英雄泪。一河两岸,既有帝国暮色中的挣扎,亦有近代文明破茧的阵痛。
漫步五大道,欧式廊柱攀满凌霄花,意式露台垂落紫藤萝。梁启超故居饮冰室的窗棂墨香犹存,南开中学依旧书声琅琅。梁思成测绘古桥时,笔下流淌的不仅是建筑图稿,更有对文明嬗变的思考。这些砖石草木,皆是时光的拓片,将开放的胸襟、创新的基因、复兴的誓言均熔铸成不朽的丰碑。

烟火人间,河韵绵长

海河文化,最动人的篇章写于市井巷陌。每天清晨,西北角的特色“早餐街”热闹非凡,煎饼摊儿前早就排起了长队。入夜,苏醒的夜间集市吸引着游客驻足,摊主的叫卖声与相声茶馆里传出的笑声此起彼伏。
老艺人口中的传说,比河水更加蜿蜒曲折——哪吒闹海时遗落的混天绫,化作晚霞铺满水面;大直沽烧锅飘出的酒香,引得龙王夜夜流连偷饮。遥想当年,茶馆里,马三立的“逗你玩”引来众人捧腹;戏园中,骆玉笙的京韵大鼓唱尽悲欢……这些琐碎而温暖的日常,宛如海河水经年的沉淀,积累出津派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
城市“年轮”

段书林

清风徐来,而是九龙奔腾。1963年海河流域洪水肆虐时,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,数十万军民参与河道疏浚、堤防加固。如今,海河水质已显著改善,红嘴鸥年复一年来此越冬,引来无数摄影爱好者在岸边架起“长枪短炮”,定格冬日海河的别样风景。

河写春秋

一条河穿城贯通古今,一座城因河自有津韵。
天津人常说,城市是顺着河道生长的,先有摆渡人的木浆,后有劝业场的霓虹灯,最后才立起钢筋水泥的楼群。那么,解码天津,便要“以水为墨,绘就山河”。
“先有三岔口,后有天津卫”的谚语,见证着天津因水而兴的历史。相传明成祖朱棣曾在此扬帆南渡,赐名“天子津渡”,三岔河口自此成为北方漕运命脉。
天津卫城墙未固,商船已撑起经济脊梁——漕运是清朝经济命脉的核心,承载着南北物资的流通。江南六省(江



海河四季书

牛玉

春

春风拂过海河,在三岔河口荡起涟漪。北运河畔,桃花堤的游人正举着手机捕捉春光。殊不知,六百多年前的春日,漕工们也曾在此歇脚。当他们抹去汗水时,抬头望见的,或许也是这般明艳的桃花。运河水流淌南北,记录着这座城的古往今来。
暖阳轻抚,唤醒了天津大学北洋园里的海棠。粉白的花瓣纷纷扬扬,落在铭德道的青石板上。百年前师生的足迹早已磨平,唯有那些斑驳的砖墙,依然记得激情岁月里的年轻面庞。
夜色渐浓,解放桥、北安桥、金汤桥,灯光点亮。天津古文化街与津门津塔,依河而建,古今交融。海河游船驶过,惊扰了水中的倒影,待波纹平息,那些历史的碎片又悄然重组,继续讲述着这座城市春的故事。

夏

盛夏的海河,是属于夜晚的。
曹禺故居,李叔同故居的灯光点亮,桥边音乐汇浪漫开场。携手漫步的白发夫妇,正在直播的年轻主播,在同样的旋律里轻轻打着相同的节拍,却抒发着不一样的人生情怀。意风区古建筑的咖啡馆里,玻璃杯上凝结的水珠滴落,在橡木桌上画出与百年前相似的圆。
“九河下梢”的开放与包容,刻进了天津人的骨子里。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天津港,就连最传统的煎饼果子中也融合着新派美食的创意。
此刻,海河的倒影里映着于家堡的璀璨灯火;天津茱莉亚学院的琴声,正与桥边音乐汇的交响盛宴隔空相和。

秋

金秋的海河两岸,透出油画的质感。
秋风骤起,五大道的梧桐最先感知季节的变换。金黄的树叶在枝头摇曳,为百年洋房披上温暖的秋装。落叶铺满街道,像时光在低语。静园、润园、民园,这里的“万国建筑”,似是这沧桑历史中最美的注脚。蕴藏其中的百年传奇,伴随挺拔的梧桐树静静停驻,与小憩的市民共享午后暖阳。彼时的慷慨悲歌,已成为今日最朴实的市井温情。
循着落叶的指引,漫步老城。转角处,数字敦煌展正将千年壁画投影于红砖墙面。现代科技与历史在此相遇,恰如枝头飘落的秋叶,连接了天空与大地。

沿岸而行,古文化街飘来茶汤的甜香,泥人张师傅指尖翻飞间,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从手中跃然而出。河对岸的写字楼里,年轻人正在热烈讨论着新的工作方案。秋日的阳光穿过梧桐叶的间隙,洒在红墙灰瓦与钢筋水泥之间,将传统与现代,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

冬

初雪悄然而至,为冰封的海河覆上一层素白。大光明桥上的丘比特雕塑,凝结着关于爱情的晶莹霜花。海河两岸人来人往,为津城的冬日景致增添了几分热闹的烟火气。
和平路的咖啡厅,落地窗上贴着憨态可掬的雪人贴纸,屋内热气氤氲,温暖如春。待到元旦跨年夜,金街大铜钱广场变身受年轻人青睐的热门打卡地,数万名市民在此共赏灯光秀。五大道的饭店内座无虚席,家人们欢聚一堂,举起酒杯,迎接新年钟声的敲响。德云社天津分社的艺人正在预热春节专场,醒木声里传递着“连年有余”的美好祝愿。
溯流而上,百年前的老龙头火车站横跨河北、河东两区,光阴流转,如今贯通了京津双城。
冬日的海河,冰面倒映着蓝天,也倒映着岸上的红灯笼,既守护了老一辈人的年节记忆,也构建着属于新时代的文化共鸣。

结语

大江大河奔涌着文明的史诗,千年运河沉淀着岁月的年轮。而静静流淌的海河,正在讲述着城市的历史,也讲述着这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——不在于波澜壮阔,而在于懂得与时光温柔相处,守护四季轮回。
春看海棠垂露,夏听桥畔笙歌,秋踩梧桐碎金,冬望浮冰晴雪。
这样的海河四季,正逢其时,恰到好处。